

# 电影,电影

●刘万增

国庆长假,抽空去看了几场评价很高的主旋律电影,震撼与感动之余,不禁想起过往那些和电影有关的点点滴滴。

我与改革开放同龄。小时候,虽说农村生活条件较之前渐有好转,但总体来讲还是颇为偏僻的。那时村里偶尔有露天电影放映,必会牵出极其盛大的场面,全村男女老少(还包括不少临近村的)都会早早吃过晚饭,然后齐刷刷把小凳子搬出来在银幕前摆好。至于因为抢位置而吵了架,动了手,那也是屡见不鲜的事情。影片大体上总是那么几部,很少有更新的,但大家依然看得津津有味。不过最着急的是看到一半停电,乡亲们心急火燎又毫无办法,只能是耐着脾气苦等;孩子们熬不住瞌睡进入了梦乡,第二天起来必有一串后悔的牢骚长久挂在嘴边。倒是精力十足的年轻人,依然乐此不疲结成队到十里八村“赶”电影,这在彼时同样是司空见惯的。

第一次坐在电影院里看电影,是在上初中以后。记得当时有一部催泪大片《妈妈,再爱我一次》,而学校也难得地组织学生分批观看。知道这个消息后,心中的喜悦之情难以言表,天天盼着何时轮到我们班。终于在一天下午,一辆小客车停在了学校门口,大家蜂拥而上,把车厢挤得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一路颠簸到达县城影院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大家下了车,都四散着去吃晚饭了。站在偌大的广场上,打量着周边陌生的环境,我这个第一次进城的农村娃竟生生出一种慌乱感,居然没敢走进影剧院的大门。我硬生生地等到电影开演,这才随着同学们挤进剧院中。影片的情节,现在几乎记不得了,但那饥饿感和紧张感,到今天还是清清楚楚印在脑海中。

上世纪90年代,街上一夜之间雨后春笋般冒出了许多录像厅。这就是一间大屋子,把录像机、影碟机连在电视机上,再摆上几排条凳而已。条件虽说十分简陋,但门口的小广告板上写的影片名字无一例外极具吸引力,甚至是蛊惑性。这在当时算是一种新生事物了,故而也都是家家顾客盈门。有了这样的

大背景,再加上年轻人固有的好奇心,作为高中生的我们便也经常翻出校园的高墙偷着去看。记得有一次我还因此而崴了脚,除拐了半个月之腿之外,还让同学们当作笑料讥讽了很长一段时间。当然这事也有歪打正着的收获,后来上大学时选修“影视文学”之所以能顺利过关,恐怕与这段经历打下的“基础”也多少有些关系吧!

既说到大学,便想到了在学里的第一次“触电”。我们入学那年,正赶上建校90周年大庆,好几位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为此题了词,学校上下也十分重视。在各类的庆典活动中,有一项是拍一部关于老校长江隆基先生的电影,那名字至今我还记得,叫《桃李不言》。我们班有幸被选中作为群演,还被安排了两组镜头:一组是扛着红旗列队走出校门,一组是在花园的小路上来回走动着背书。江校长是全校师生都极尊重的老前辈,所以我们都拿了很大劲力去演。可惜的是大家都看不懂表演知识,以至演了好几遍才勉强通过。说实话,当时甚至都有一种愧对江校长的内疚感。

大学毕业后,就到机关开始了日复一日的工作,不期又与电影有了几次交集。一次是单位的一帮年轻人张罗着要拍一部关于业务上的微电影,非缠着我当顾问,还要录上几个镜头,而且说若是不答应就是不支持工作,无奈之中腆着脸戴上眼镜,也算是“老夫聊发少年狂”吧!还有一次是省电视台一个团队到我供职的地方拍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纪录片,我提供了一些职责范围内的方便,谁知导演把我列为策划,而且赫然打在了片尾字幕上,这让我甚感惶惑,觉得大大的名不副实。至于装了家庭影院,随时都能欣赏国内外大片,或者带了孩子到影视城观光,现场感受电影艺术的巨大魅力,则是另外一个方面的话题了。

梳理一下与电影的缘分,居然是“看电影—演电影—拍电影”这么一个完整的过程,这话虽说有些往自己脸上贴金的吹牛成分,但谁又能说我们不是碰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呢?

# 怎样“热爱生活”?

●陈晋民

我有一个朋友,兴趣广泛,热情开朗,干什么都是兴致勃勃的,脸上总挂着满意的微笑。朋友聚会,一道很平常的菜,一杯很一般的酒,他都会细细品尝,由衷称赞。出去旅游,一处不算多起眼的风景,他也会拿出手机拍来拍去,脸上露出真挚的享受。只要有他在的地方,气氛一定会很活跃很和谐,大家都很开心。所以,每次有人邀我参加聚会,只要听说有他在场,我就会欣然应允;反之,则想办法竭力推辞。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在想,这个朋友收入不高,职位低微,事业也乏善可陈,但其最大优点就是热爱生活,用他的热情感染大家。我想起列宁在病重期间,就要求妻子多次为他诵读杰克伦敦的名作《热爱生命》,热爱生活就是热爱生命的重要内容。想起瞿秋白在狱中,仍读书、作诗、篆刻、锻炼,为人看病,忙得不亦乐乎,就连吃豆腐,也要称赞“中国豆腐天下第一”。想起金圣叹在刑场,马上就要掉脑袋了,还念念不忘美食:“豆腐干与花生米同嚼有火腿味。”他们都是热爱生活的人。

热爱生活的第一要义就是享受生活。悉心而快乐地享用人生带给我们的一切乐趣,喜欢美食,钟情美景,留恋美景,爱读美文,欣赏美的艺术等等。从古人里论,苏东坡是热爱生活之第一人,美食美景美景美文,样样都不放过,即便最困顿的岁月,也丝毫不减其生活情趣。贬谪黄州,换作别人,即便不是要死要活的,也会颓废绝望,一蹶不振,他却豪情不减,居然面对一个假赤壁诗兴大发,写出千古不朽的一词两赋,名扬天下。从今人里考,张学良是热爱生活的典型。早年他爱交际,喜应酬,爱美女,喜京剧,那就不说了。就是被囚禁之后,仍在有限

的空间里拥抱生活,过得有滋有味,爱读书,喜美食,爱垂钓,爱听戏,爱锻炼,爱养花,高高兴兴地活到了期颐之年。

创造生活是热爱生活的最高境界。俗常人等理解热爱生活就是享受,其实创造生活才更为重要,也是热爱生活的重要内容。而且,只有创造出了美好生活,才能有享受的可能。袁隆平是个热爱生活的人,他会拉小提琴,也打麻将,喜欢旅游,但他最钟情最投入的还是杂交水稻的试验培育,要让他来解读,这才是热爱生活的真谛。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也很会享受生活,爱美食,爱听戏,爱打球,爱下棋,但人家从不会玩物丧志,不会耽误工作,奋斗拼搏起来也是不要命的。他隐姓埋名,殚精竭虑,朝乾夕惕,终于和大家一起弄出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大爆炸”,为国家壮胆长威,自己也青史留名。

保卫生活也是热爱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热爱生活,生活不能自己活得好,也要让人活得好,“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个世界上,总有人要处心积虑地破坏人家的生活,只能让他们享受生活,见不得别人享受生活,时不时要跳出捣捣乱,添堵、祸害。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勇敢地站出来保卫自己的生活,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决不让那些歹徒破坏我们的生活。抗战时期,诗人田间写道:“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保卫生活,就需要这样的决绝态度。

热爱生活,还要有一颗赤子之心,胸怀几分童真。若把一切都看透了,太老成,太成熟,太理性,喜怒不形于色,苦乐无动于衷,那就不会有热爱生活的情趣,不会享受生活的甜美。《菜根谭》里说:“交友须带三分侠气,做人要存一点素心。”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你想做个热爱生活的人,就要远离油滑世故,宁可“幼稚”一点,须知,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就是天真烂漫的孩子。

●蔡文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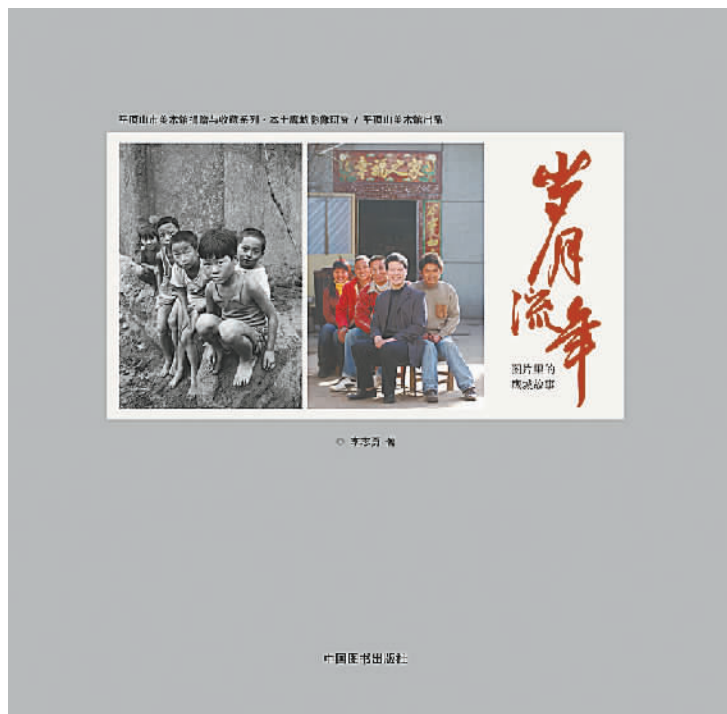
得知志勇主任的摄影集出版,惊喜之余更多的是感动。走了一年多了,朋友们还想着念着、不遗余力地帮他完成遗愿,志勇主任若是泉下有知,一定非常欣慰。

在市美术馆馆长郭月霞的办公室,我拿到了这本沉甸甸的摄影集——《岁月流年》,里面的一帧帧、一幅幅都在讲述着鹰城的变迁与发展:1985年的平声岗,交通还不是那么有序;1994年的老大楼,挤满了眼镜店;2000年的郑县,洪水淹没腿肚儿……每翻阅一页,心弦就被触动一次,仿佛闯进了历史,抓住了时间。这些是志勇主任的心血啊,能够集结成册出版保存,于逝者于生者都是莫大的安慰!

难掩心中的感动,正要开口言谢,一旁的张国通老师却先抱歉起来。他说,有遗憾啊,本打算在每张图片下面配一小段文字,把新老对比、前后发展中的故事也给说说,可惜志勇不在了,涉及的时间、地点、名字等重要因素无从考证。也往家跑了几次,问他爱人和孩子,都说不上来。他的照片他最清楚啊!张国通是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与郭月霞同为《岁月流年》编辑。本书得以成形,二人贡献最大。

听闻此言,我才注意到,图片说明是有些简单,有些甚至没有时间或地点;我才知道,志勇主任当初交到两位手中的是200多张素材,筛选标准、图片说明、编辑思路这些细节还未及谈起,他就走了。

看着这些照片,从工业、农业、商业到文化、劳模、重大工程建设,从上世纪80年代到最近几年,全面而翔实地记录下城市的发展轨迹,实在是太珍贵了。同是摄影出身的两位画册编辑敏锐地意识到,这不只是一个个人摄影集,更是一座城市发展史,编好、出好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尤其是近年来,越来越多



李志勇摄影集《岁月流年》封面

的摄影人把目光放在外地、放在重大事件上,但是他仍旧“不为所动”,像一位护犊的老牛,紧紧地把自己和脚下这片土地绑在一起,观察她、发现她、记录她。想到这些,摄影集出版一事愈发成为大家心中的牵挂。

可是,没有图片说明怎么办呢?编辑思路、照片筛选尚可凭着专业素养理出头绪。想来想去,两位编辑决定“广泛发动群众”。为了核准一个时间,确定一个地点,他们找来与鹰城一路成长的“老平顶山人”,大家一起使劲儿回忆,能想得起来当然好,想不起来再各自去找相熟的“老人”。就这样层层拜托、层层回忆,竟也找出了大半。可毕竟时间久远,有些辗转多人也没问出来。本着对历史和逝者负责的态度,郭月霞、张国通商

议后决定,宁愿留下遗憾,也不能有错误。因此,也就有了部分“留白”。

《岁月流年》是市美术馆“本土鹰城影像研究”项目系列之一,2018年初被列入工作计划。当时,志勇主任已做了3次手术,身体时好时坏——好的时候少,坏的时候多。此情此景,郭月霞、张国通想着尽快把出版事宜往前赶。可志勇主任的心思不在这儿,他把全部心力倾注在报纸的专栏上。时值改革开放40周年,日报策划了专栏影像报道,身体稍微好一点,他就强撑着挑选照片、整理说明——因为同事等着他的老照片去拍新变化。两位编辑去看他,他一次比一次虚弱,催促的话再也说出口……就这样,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志勇主任将自己和所拍照片完全地、无

# 母亲进城

●朱东祥

母亲是在七月份来到我工作的城市。接母亲来,一是父亲去新疆前交代我说,你妈心脏不好,不能让她一个人在老家。二是我买了房子,想让母亲过来住,也让她觉得我这个成天让她担心的儿子,争气了,变得稳重了。我驾车回到老家,接母亲来到了我工作了三年多的城市。

母亲每天起床很早,她坐在房子里看着钟表,到点了就开始做早餐,早早地就把一切准备妥当才喊我们吃饭。母亲爱看电视,却怎么也抢不过她的两个孙子,电视整天被动画片霸占了。母亲大多数时候在打瞌睡,实在困了,就睡一会儿,醒来看着钟表,准备下一顿饭。我跟母亲说,你没事可以出去转转,院子里很多老人,可以找她们聊聊天。在后来的几天,母亲确实出去转转,她和门卫阿姨聊天,一聊可以聊半晌。有次母亲出门没带手机,该吃饭

了,还没有回来,我骑上自行车出去找。我跑到广场,看到母亲坐在台阶上,看一个商家的促销演出,我喊了好几声,母亲才听到我的声音。我突然觉得,母亲在这里不习惯,她显得很没有精神。母亲跟我说,在这儿憋得慌。

母亲在这儿住了十天,恰好外婆生日,她要赶回老家。我对母亲说,你回家了,在家多住几天,等我下次回家,接上你,咱们一起再过来。母亲显得很高兴。我几乎每天会打一个电话给母亲,我听得出,她在家很开心。刚好孩子放暑假,不用接送,我对母亲说,要不等九月份小孩开学你再过来。母亲说,好,什么时候需要,我再过去,我在一个个人能照顾好自己,你不用担心我。显然,母亲在家很有精神,说话的声音都响亮了很多。我只叮嘱母亲,按时吃药,不要干重活。这期间我回家看了两次,没有要求母

亲随我来城里。每次回家,母亲就给我做咸卷和油泡,这是我最喜欢吃的,尤其是母亲做的。

到了九月初,我给母亲打电话说,妈,孩子上学了,你过来吧。母亲说,家里的菜得管理,不然就搭了,还有南瓜,该收了。我说好,那就等收了再来。前两天我又给母亲打电话,说妈,可以来了吗?母亲说,种的那一点大豆都发黄了,想收了再去。我说好。母亲接着跟我说,在家拾花生拾了两袋多,还拾了玉米,剥了几十斤,以后可以炸玉米花。母亲如数家珍地讲述她在家的生活,说去给人家摘辣椒,一天能挣20多元,还有说话的,有时候串门也顺手给人家帮点忙。

我越来越理解母亲,也慢慢理解穷家难舍。一个人只有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到了完全陌生的地方,才会理解,

# 一杯豆浆

●张现会

虽然离开官庄一年半了,村里的乡亲们还没有忘记我,总是打电话问候我工作生活的情况。说实话,不是我牵挂着乡亲们,是乡亲们牵挂着我。

一个月没有接到俊莲婶儿的电话了,很想她,前天晚上拨通她的电话时,一个陌生的声音问我:“你不是张书记?”我说:“是的。”对方紧接着说:“我是她女儿,俺娘的心脏病又犯了,住院了,接不成电话。”我赶紧问:“俺婶儿在哪里住院?”她女儿说:“俺娘在平顶山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俊莲婶儿今年84岁了,一个人生活,她患有高血压、心肌梗死,口袋里经常装着救心丸。我在村里的时候,她经常头晕,特别是冬天,经常哮喘,呼吸困难,不能走路,不能说话。看着她难受的样子,我不知道怎么帮她才好。

俊莲婶儿的心脏病又犯了,来到了平顶山住院治疗,我要去看看她。

国庆节快到了,为了确保期间的安全生产,单位从8月底就不过星期天了,我是指挥中心主任,事情更多,一步都离不开岗位。

早晨5点半,闹钟把我喊了起来,匆匆忙忙洗漱后,坐了辆出租车就向医院跑去。这么早到医院,我是想给俊莲婶儿买点早饭吃,看了俊莲婶儿后,还能早点赶到单位,跟上8点钟签到。

医院对面,很多人站在一家早餐店

前,店老板大声喊着:“杂粮包子有营养,好吃不贵保健康。”店老板的顺口溜抑扬顿挫,吸引了不少路人。听着他的喊声,我也走了过去,买了四个杂粮包子,还想买一碗豆腐脑让俊莲婶儿喝。

店老板大声说:“我们的豆浆是用绿豆、黄豆、黑豆掺在一起打出来的,豆浆比豆腐脑有营养,你还是买豆浆吧。”俊莲婶儿的身体不好,很需要营养,我没有犹豫,掏出两块钱,买了杯豆浆就向医院走去。

俊莲婶儿在心脏内科监护室,鼻子里插着一根氧气管,仰着头靠在病床上。

一走进病房,她女儿就认出了我。一听我说张书记来了,俊莲婶儿马上睁开了眼睛,身子向前边一挪,左手就伸了出来。我赶紧把包子和豆浆放在床边的凳子上,伸出双手握住了俊莲婶儿的手。

俊莲婶儿控制不住自己的兴奋,埋怨着说:“孩子,不叫你来,你咋来了,你工作老是忙,你是来回跑啥哩?”我笑着说:“婶儿,你来平顶山看病了,我在平顶山,我不来就不对了,来看看你我心里才踏实。”

边说边脱开俊莲婶儿的手,我拿出袋子里的包子放到她手里,握着她粗糙的手,亲昵地说:“婶儿,你饿了,快吃一个包子。”俊莲婶儿接过包子吃了起来,

看着她开心地吃着包子,我的心里好高兴。

包子吃完了,我把豆浆放到了她手里。俊莲婶儿笑着问我:“孩子,这是啥?”我笑着说:“婶儿,这是绿豆、黑豆、黄豆掺在一起打出来的豆浆。这豆浆有营养,谁喝谁的身体棒。你喝吧,一喝你的病就好了。”我不由自主地说出了像卖豆浆的老板那样掌控撇调的语气。听着风趣的话,俊莲婶儿哈哈地笑了起来,她女儿也笑了起来。

豆浆喝完了,俊莲婶儿又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感慨地说:“孩子,你走了,多少人都哭了,你雪莲儿哭了,你河山叔哭了,你海哥哭了,都老是想你呀。”停了一下,她又说:“半个月前上边的工作组到村里检查,一个女领导问我有几个孩子,我说有三个。那个领导说,你的户口本上是两个孩子,你咋说是三个?我拍着心口说,那一个孩子在这里。那个领导不明白我说的是啥意思,说,你说得我咋不明白哩,你把我说糊涂了。我大声说,我说的是平顶山的张书记,张书记也是我的孩子,他在我的心里。”

听着俊莲婶儿的话,我的心里涌起了一股热浪,一行热乎乎的眼泪不知不觉流出了眼眶。

在村里的时候,俊莲婶儿没有喊过我的名字,没有喊过张书记,早晚见到

私地献给了报社,终究没能看到自己的影集。

从2018年初着手准备,到2019年9月印刷成册,《岁月流年》用了1年零9个月。慢吗?挺慢的。张国通说,正常情况下,出这样一本画册半年多时间就够了。快吗?当事人不在的情况下,诸位友人齐心协力,一年多时间就帮他了却了一生的愿望,能说不快?没有上级安排,完全出于责任和情谊,经费筹集、约稿定题、思路确定、细节完善……每一步都不容易,但郭月霞、张国通从未动摇。两位前辈说,凭的是志勇主任的人格魅力,凭的是他们之间真正的友情。

志勇主任一生扎根本土新闻摄影,敬业乐业,不畏辛劳,用发展的眼光定格时代,出了很多好照片,为报社、为城市留下不少珍贵史料。印象中,每一次问他要照片,不管多晚,从未落空;每一次沟通调整,不管多急,从不应付。病中,我和同事几次去探望,他说的最多的还是他的照片。他总想着等身体稍好些,把以前拍的照片整理出来,标写清楚,这是一个巨大的资料库,他要留给报社;他总想着等身体稍好些,还背着相机去拍照片,之前拍过的选题现在应该有了新变化……志勇主任,他是把报社当作一生的伴侣去呵护,把摄影当作一生的事业去追寻……

从市美术馆出来,秋雨绵绵,薄雾笼罩,周围清透又静谧,我依然沉浸在对郭月霞、张国通两位前辈的敬重之中,沉浸在对志勇主任的怀念之中。对待工作,他们是那么尽职尽责;对待朋友,他们是那么重情重义;对待我们生活的城市和时代,他们更是葆有无限的责任和使命。有这一帮认真做事的热血儿女,我们家乡的明天怎不让人充满希望?

(注:李志勇,平顶山日报社原摄影部主任,2018年8月病故)

所谓的故乡不仅仅意味着熟悉的人群和熟悉的景物,熟悉的人情显然也是故乡重要的组成部分。

可能母亲从来没有想到她的三个孩子都搬到了城里,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母亲对我们的期望是什么。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母亲是个要强的人,无论太阳多大,她都会一边擦着汗,一边在地里除草。大概是因为家里贫穷,母亲也从来没有想过她有一天可以去城里住。母亲对我们,只解决眼前的事情,给我们说的最多的是要争气。母亲小学二年级就辍学了,她并没有太多的道理教育我们。

这两年,母亲明显高兴了很多。母亲说,她现在没有难过的事情了,压力都跑到了我们这边。我说,我们正是应该拼搏的年纪,您不用忧愁我们的压力。

母亲进城的计划一再推迟,这推迟着,母亲却开心幸福着。

我都是亲热地喊“孩子”。她天天想着我,我走到哪里,她就撵我到哪里。一天中午突然下起了大雨,我正在村室填写贫困户档案,她给我打来了电话。一打通电话,就着急地说:“孩子,下雨了,你做成不成,我把面条做好了,我做的鸡蛋蒸面,你赶紧来吃一碗,吃了饭再干你的工作。”

一声孩子,多亲的声音,多真的感情,多近的距离。

看着面前的俊莲婶儿,我的心情无法平静,我走了,她还是想着我,还把我当成她的孩子,我天天都在她的心里边。

离开医院的时候,俊莲婶儿的女儿给我发了一条信息:“张书记,谢谢你来看俺娘。你给俺娘带来了精神支柱,温暖了俺娘的心,俺娘的心情好多了,我们做儿女的都比不上你,谢谢你!”

说句心里话,能给俊莲婶儿带来治疗的信心,能给俊莲婶儿带来心里的温暖,也是我的心愿。

什么是初心?什么是使命?初心就是心里要想着群众,心里要牵挂着群众;使命就是要让群众过上好日子,要让群众过上幸福生活。

